

鹽鐵論法言
新論潛夫論

中華書局印行

1963年癸

鹽鐵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張氏考
證本校刊

杭縣	杭縣	桐鄉
丁輔之	吳汝霖	陸費逵
監造	輯校	總勘

重刻鹽鐵論并考證序

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爲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盧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細爲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盧所云外者甚多而盧又時出己見頗有違失亦未可全據也爰取涂本重刻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後審正文粗涉義例以貽留意此書者陽城張敦仁

鹽鐵論考證後序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衍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羣經諸子而爲語歷世差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卽草蓐索經索經者以索爲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成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戊戌十年戊鄭虎牢傳皆云孰戌之諸侯戌之曷爲不言諸侯戌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

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正爲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頌父刺行人乏而縣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譌舛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夫梟基之所以能爲者以散基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梟基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尙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爲制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爲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愆非也此類皆徵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好是書用功甚深既刻涂禎本而附之考證所以正其謬理其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聞批卻導窾不假穿鑿真有如兒說之解蔽結也間與廣圻往復講論援引載籍旁推交通多得要領因非涉字句譌錯者例不兼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如右條俾學子

合而觀之。尙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西京儒家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亟想望者也。嘉慶丁卯六月元和顧廣圻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行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歲既久。浸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俱興。新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吳郡都穆。

禎游學宮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鈔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迺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與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鹽鐵論目錄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卷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卷第一

漢

桓

寬

撰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防下並同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盧云張本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盧云費作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盧云下並同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

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盧云張本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盧云憂用之憂解損武略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盧云乖大興作之張本農不出則寶貨絕盧云改之按通典十一引亦然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梓梓竹箭燕齊

之魚鹽旃裘充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
盧云張本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
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
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
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
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
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
居盧云萃大與萃亦未詳案說苑反實篇盤庚大
變天下之視是亦從俗者也張云按即盤庚下篇
不肩好貨下經無錫于貨實正相物合但未詳此
拾補云大與萃乃萃之類如是矣舜藏黃金高帝禁
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
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
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盧云下者有大
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
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
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
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盧
通考有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
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
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盧云農
鐵工女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

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盧云通
漢之布也亦民閒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
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
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張云按通典十一引上物作
引多互異或觀之本今不同詳著有則物騰躍
增損云華本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
躍改踊下同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
守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
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
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買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張云按通典十一引天作人
其時有官天財此語出於彼下文禁關市執準守
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
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
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
嚴山之銅王云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
莊助之爲嚴助非文公舊本也鑄幣以贈其民
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
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
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買萬
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
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胡云張本澤梁以時
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
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

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饅貂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盧云：拖通。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張云：華本其奇。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蹠之徒。張云：按蹠字誤也。謂務農之徒。與盜跖蹠無涉。後未通篇云：此蹠未作蹠。取王下篇云：不知蹠難二躬耕者之勤也。蹠不近，或非誤字。但別自一義，非如諸篇之謂盜蹠。莊傳布衣史記平原虞卿列傳蹠擔簦又漢書漢卜式多借蹠爲屬。此蹠字蹠屬也。是無猗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盧云：張本作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無以充虛，織不强，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齊之臨淄楚之苑丘鄭之陽翟王云按戰國時人滅鄭而徙都之也陽翟鄭春秋時之機楚靈王奪之鄭國徙地入於韓乃名陽翟在鄭自名機耳但鄭此上已言韓則三川之二周二周之張本三川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荊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盧云張本然後蠶窳偷生胡云張本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簣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戶盧云當卽近世之舊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飢鑄金爲鉏耰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尙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張云華本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張云張之象本孫叔敖改謨漢世諸書說一事而人名各異者多矣下云大儉極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言孫叔敖相楚季文子可知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盧云利則本業所疑云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貨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盧云通蓬蒿境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張本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

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盧云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盧云也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張本云無制其有餘四字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疊盛疊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達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盧云疑幣

張云華本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盧云典作正大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後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即有龜貝金錢胡云張本錢下有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閭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胡云張本更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

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脯。胸脯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張云：案人當在君上。釋一句者，如項羽本紀加亞夫者，范增也。一句於中，之比先釋吳王，而後敘之者，欲下就私威積而逆節之。先釋吳王，而後敘之者，欲下就私威積而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十字乃杜節之張之象。本移改全失其意。今不更出胡云：張本胸脯二字專山澤三字。吳王有胸脯二字，無君有胸脯二字。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胡云：張本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茲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茲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脯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盧云：人上脫而字，從當作得。所上雖脫其字，下欲字衍。今依通典正。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跽。胡云：張本藏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

害百家不在胸耶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張云案通典十引寶下有路字此說當依補下云寶路開則百姓瞻云云與此相承張數熱本添而寶路開於寶路開之上拾補又添五寶路開方始成文不知寶路開自蒙此句開者謂此象本又失校通典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此句故所說全非張云案通典十引二生字皆作士此誤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盧云自字通典無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盧云居局今依通典作局云居局蓋杜改之以合於周禮字耳管子弟子職引考工記車人為未之侶句也居侶同字通典十云居句如矩可爲此作居居非之黨殊俗易各有所便議拾補從通典句是而侶非之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墜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胡云張本傲作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盧云四字句張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於責下加句非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盧云四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耶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盧云當作鐵張云案今當作令後刺權篇令意所禁微兩見胡云張本作鐵非獨

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張云：案下當作地，見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張云：豪當作奇，見平準書。食貨志：『奇民者，奇農之民也。』小司馬索隱志云：『包攬音屬，諸侯似誤矣。』工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彊，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盧云：大，大典作殆，今自盧云：當張云：華本大改殆，今自盧云：當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胡云：張本練作棟。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軼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麋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張云：華本刪重，人字案下人當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

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局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學曰：『鷲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遊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鹽鐵論卷第一

鹽鐵論卷第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
茲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
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
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有盧云當用不竭而民不知
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
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
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
蓋盧云當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
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
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閒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
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
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盛盧云通盈而況於人
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
夜之有作代盧云當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
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亂盧云動相
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
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
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
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置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
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
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

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
言介祭仲亡也盧云十五年傳正張介當作介羊
余爾有異字也桓十五年傳正張介當作介羊
蓋文同字也如矣凡此書之春秋其公羊之類見傳
本故後載功也然有異於此則可決而論之序
成也績功也然有異於此則可決而論之序
歸之孝公何作運和親篇之有語則左傳字亂論者蓋
今公亦不必盡同其於何休又不得竟合於左氏也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
蟬攫張云按推當守推車之語散而推車尚在也
輪不無柔並三材也推車者柔新柔一木使外圍以爲
釋器蟬攫亦同字散而推車者柔新柔一木使外圍以爲
注鄭司農云韓非子同字即三材之牙者韓周禮
推車聖人不盡故有推車此語出於彼今本韓非者南
亦當訂正推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
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
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
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
鑿者建周而不疲張云按疲當作疲與下句鑿字
韻語如大論篇云是爲顛倒作奇矜者誤拾補正之矣
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
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
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
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
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
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尙功非不廣壤進地
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盧云：狐當作狐。其補紮之正。狐刺之。狐皆狐之。謂周禮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爲狐。喻之。狐苦。哇。此蓋本與彼同。張補注：按狐當作狐。後申韓篇作。所用不必同。於鄭周禮注：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之字也。說文亦不載。狐字。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畜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盧云：戀當作。張本：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闔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盧云：二字。疑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盧云：或作。顛。

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本云：張。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懼恒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盧云：禍在患。字上。當乙。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晁錯第八